

类义词典中的两种类型

『同义』与『同类』

——《同义词词林》与《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》比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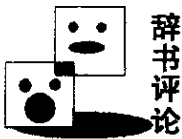
提要 义类单位、义类体系、分类标准,是类义词典的核心内容。本文以现代汉语第一部类义词典《同义词词林》与有广泛影响的英语类义词典《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》为比较对象,主要对它们的最小一级语义类别进行全面比较,得出了它们虽然同属义类词典,但有着分类标准为“同义性”与“同类性”的差别。本文还依据语义场理论,分析造成它们最小义类差异的原因,展望两部词典在词汇学、计算语言学、外语教学及翻译写作等方面的应用前景与研究价值,并对编纂对外汉语用的类义词典提出了若干建议。

关键词 类义词典 《同义词词林》 《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》 同义性 同类性

宋婧婧
苏新春

《同义词词林》(梅家驹、竺一鸣等编,上海辞书出版社,1983,下简称《词林》)与《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》(Tom McArthur 编,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1997,下简称《朗文》)是两部有着广泛影响的分类词典。《词林》是现代汉语的第一本分类词典,共收 64223 条词目,分为大类、中类、小类三级。它以四个大范畴统率全部词语(一)人类及一切事物概念

的本题名称(二)人和事物的属性、运动及状态(三)人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(四)语言本身的特殊表达方式。《词林》采取“以语义为主兼顾词类的分类方法,同时还注意将题材相同的尽可能集中”^[1]。《朗文》是目前英语学习词典中最



辞书评论

受欢迎的分类词典之一,分类的基本原则是“人类的社会生活为中心围绕着社会中的人”^[2],共收词目 15644 条(不包括图画条目),分 14 大类,129 中类和 2284 小类。

这两部词典在分类上有何不同?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?有怎样不同的功用?这些不同的功能与容量对词典的分类产生怎样的影响?比较不同的分类词典时,最有效的莫过于从它们的内部最小构成单位做起。本文将由此入手作些分析。

一、《词林》与《朗文》最小语义类的异同

从表面上看,两书都是三级分类体系。实际上《词林》是五级分类,它的第三级分类是把若干相近的主题词归在一起,同一主题词群中的词目再按不同的主题词排列,一个主题词就构成了一个更小的类,即第四级分类;同一主题词下的词语按意义远近分段排列;“段”就成了第五级分类。这样,全书是 12 大类、94 中类、1428 小类(主题词群),3925 词群(主题词),11000 左右的词组(段)。而《朗文》在三级类下没有作进一步划分。图 1 以表示“星期”的语词为例,说明两部词典的层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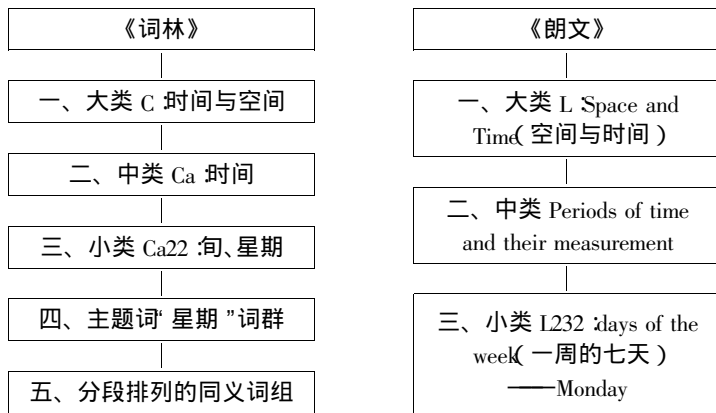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两部词典的分类层级

下面是《词林》第四级分类“星期”下排列着的八段词组：

星期、周、礼拜

星期一、周一、礼拜一、月曜日

星期二、周二、礼拜二、火曜日

星期三、周三、礼拜三、水曜日

星期四、周四、礼拜四、木曜日

星期五、周五、礼拜五、金曜日

星期六、周六、礼拜六、土曜日

星期日、星期天、星期、礼拜天、礼拜日、礼拜、日曜日

而《朗文》在三级类“days of the week”类下只有9个词：week-day、weekend、Monday、Tuesday、Wednesday、Thursday、Friday、Saturday、Sunday。

可见《词林》中最低一层词语的语义关系吻合程度是相当高的，是“同义”，有的甚至是同义异名的关系。而《朗文》三级分类下的词与标题词主要是上下位关系，其性质是“同类”而非“同义”。

《词林》对同属一段的词语排列考虑了三方面的因素：一、词义的细微差别；二、修辞色彩与使用范围的不同；三、词语结构的差异。^[3]相对而言《朗文》对同一词群下的词语排列没有严格的规定。有人认为：“在一个词群中《朗曼》《朗文》的另一译法——引者注）往往将同义词毗邻排列，意义相差越远，位次也相距越远。^[4]实际上不尽然。如《朗文》A2 :living and dying”中词的排列顺序为“live ,live on ,exist ,die decay ,decompose ,rot ,survive”，在列举了三个与“生”有关、四个与“死”有关的词后，还有一个“survive”。其实它应该与 live 同列一处。

《词林》为了保证其最小类的“同义”性质，还妥善地处理了几个相关的问题：

首先是对“同类词”的处理。《词林》为同类词专门用“* *”作了标记。在《词林》64223个词中，标“* *”的有4572个，518组，占全部3925组的1/7略多，平均每类8.8个词。《词林》是相当重视

区分同义词与同类词的。编者在“自序”中说到：“有些同类词是成套的，其中有的词另有同义词，除在同义词群收进之外，同类词中再复出现，以保持成套的完整性。如‘节气’中‘立春’、‘清明’、‘夏至’、‘冬至’等都有各自相应的同义词，但仍保持在同类词中。”这样适度的交叉，保证了同义词与同类词各自的完整性。

其次《词林》对概念义的区分更细，不同性质的概念归为不同的类别。“自序”云：“例如第二大类（物）的一个中类‘建筑物’与第三大类（时间与空间）的‘空间’往往就有交叉，因为建筑物也占有一定空间。”《词林》是以是否须有人力建筑作为划分‘建筑物’与‘空间’的界限。如‘水路’、‘旱路’列入‘空间’类，而‘公路’、‘铁路’则列入‘建筑物’类。《朗文》则将 main road、highway 等词笼统归为一类，没有更细致的区分。不过，对于词义宽泛的语文类常用词，两书都采取了按义项归入多个不同义类的做法。

再次“主题词”如果不是固定词语的，也不立为词目。《词林》“凡例”提到：“有些标题属于非固定词组，如‘体育用品’、‘医疗防护器材’等，因其无同义现象，故只作标题，正文中不再出现该词组”。这就保证了《词林》最小语义层“同义”性质的实现。

由此可以认为《词林》是最小语义层为“同义”性质的类义词典，《朗文》则是最小语义层为“同类”性质的类义词典。两书最小语义层的容量与内部关系都存在较大差异。

二、《词林》、《朗文》最小语义类差异的原因分析

分类词典的编纂依据是语义场理论。贾彦德先生认为：“如果若干个义位含有相同表共性的义素和相应的表差异的义素，那么这些义位就构成一个语义场。”^[5]他将语义场的最小子场分为分类义场、顺序义场、关系义场、反义义场、两极义场、部分否定义场和同义义场。用这种七个义场说来考察《朗文》与《词林》的最小类，可以发现《朗文》的三级类中含有这七种义场关系（见表1）。

表 1 《朗文》中的义场

	《朗文》中的三类类名	例举词目
分类 义场	L29 :the primary colours(原色)	red ,pink ,yellow ,orange ,blue ,violet ,purple ,green ,brown
顺序 义场	L234 :months of the year(一年的十二个月)	January , February . . . November , December
关系 义场	C3 :parent and child(父母与孩子)	parent , guardian , child , bastard , baby ,twins ,triplets ,ward ,orphan
反义 义场	A2 :living and dying(生存与死亡)	live ,live on . . . die ,decay
两极 义场	L241 :new and old(新的与旧的)	new ,old
部分 否定 义场	C112 :relating to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vements(有关政治与政治运动的)	left ,left wing ,right ,right wing ,centre , moderate , middle-of-the-road ,pro- anti-
同义 义场	F55 :relating to the right qualities (有关正面品质的)	good ,virtue ,honour

而《词林》中,除 518 组 4572 个同类词外,其余的词语基本上都为同义关系。

选择何种义场为基础义场,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。如两部词典收词量上的差距就影响了对各自最小层次的处理。《词林》除现代词汇外,还收有大量的历时词汇。而《朗文》收的 15644 个词主要为当代词汇中的常用词。

基础义场的选择还与编纂目的和服务对象有关。尽管两部词典的编纂者都说要为“翻译、写作”服务,但《词林》是主要为本族语读者服务的内向型单语词典。读者具有一定的语言水平,对同类词语运用得比较好,在对词语的认知上,除了一般常用词外,还需要一些文言词汇、历史词汇、方言词汇。同时,《词林》作为我国第

一部现代分类词典,也承担着建立语义词典分类体系的建构任务。《朗文》则是一部外向型双语词典,其服务对象是以英语为外语的学习者,主要功能是将有语义场关系的词汇归并成类,有助于学习者扩大基础词汇量。

三、两种不同性质的类义词典的价值与应用

《词林》与《朗文》虽然在最小义场上存在着明显差异,却都取得了成功。判断一部类义词典的好坏,应以科学性、目的性、方便性为前提,这两部类义词典都符合自身的编纂原则,适合其使用对象,具有较为科学的编纂原则、思维和方法,有着各自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。

类似《词林》的“同义”性分类词典有着特殊的作用:

第一,对词汇整体结构的研究价值。《词林》“凡例”说,它收词“以现代汉语语词为主,包括词、词组、成语及少量俗语。此外还收录一些词素和方言词、古语词、专科词”。对词汇进行全面、系统的整理和归类,这本身就是词汇研究的一项成果。同时,又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探索词汇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极好材料。比如,可以对同一语义类的词汇发展历史进行纵向追索,以观察其从生到灭的轨迹。长期以来,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例举而非穷尽的,难以顾及整个词汇体系。《词林》的出现,无疑为此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。

第二,对词汇人文性的研究价值。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一向是有争议的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一种语言中词的分布或词汇比例,可以精确地反映这种语言的使用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重视程度。《词林》中拥有最多同义词的词群是“Dk11 话”,共有 303 个词,此外还有:“D101 疾病”(205 个词)、“Dn08 数量单位”(189 个词)、“Ib032 死”(164 个词)等。也有许多小到只有 2 个同义词的词组,如“Bn24 清真寺、教堂”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。同义词密集的

地方,说明该民族对这一主题有着更多方面的关注与认识,从中可以窥探出该民族的文化、心理,而同义词单薄的地方,则情况可能正好相反。拿《词林》与其他语言的类义词典进行横向比较,又可以分析不同民族对世界的不同看法。当然,这种比较不一定限于最小同义义场。但如果立足于同义义场,利用义场的聚合关系进行从母义场到子义场的整体比较,将增强比较分析的科学性。

第三,以同义义场为最小义场的词典,在应用上也颇具价值。如翻译、写作时为了更精确更明晰,增强语言的表现力,人们常通过同义词之间的替换使文句生动活泼、富于变化,这就需要词典有相当的词汇量,在同义义场中列有相关词语。又如,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,以语义场为编纂根据将同义词进行归类的类义词典,有助于义素分析的进行,并为用计算机编制代码语言提供方便,使语义描写形式化,增强计算机对语义的识别能力。

以《朗文》为代表的“同类”性分类词典,对语言教学,特别是外语教学具有特别的价值。词汇教学是语言教学的重要方面。“词是意义的单位,而意义在语言的产生和听辨,在语言的储存和检索中都起了中心的作用,因此要进行以意义为中心的外语教学。”^[6]

在词汇教学过程中,将词置于一定的语义场中,帮助学习者在语义场中接触、理解、记忆词汇,能有效地提高词汇学习的效果。学习者在使用类义词典查检到某一个词的同时,还可了解这一义场中的一系列词语。近年来语言教学中盛行从具体场合出发、围绕社会生活某一特定主题进行的“情景教学”。这就需要教师积累在某一语境中可能出现的词汇,而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词,正好能满足情景教学对词汇的要求。

试看不同语义场在语言教学中可起的作用:

第一,分类义场的运用。用上义词归纳同一类的事物,能使行文简练。如在没有必要列举 salt、pepper、mustard、vinegar 等词时,可用 condiment(调味品)来概括。反之,还可以用上义词归纳、整理

下义词。例如,当教到“吃西餐”这一情景时,谈到餐具(cutlery),教师便可将其下位词 cutlery、fork、knife、spoon、teaspoon、tablespoon、ladle 等一起教给学生。

第二,反义义场的运用。如在学习 living、alive、live、animate 中任一个词时,顺便也可学到与之对应的 dead、dying 等反义词。

第三,顺序义场的运用。按顺序义场讲授其意义具有时间递进关系的一系列词语,无疑便于记忆和运用。如学习“一周的七天”时,按从 Monday 到 Sunday 的顺序教学,一向是被认可的。

此外,关系义场、部分否定义场,两极义场及同义义场,在外语教学中也同样具有价值。可见“同类”性质的分类词典在语言教学中,尤其是外语教学中,有着广泛的运用空间。

对一种语言的初、中级学习者来说,掌握更多的表达相关语义的词语,无疑比掌握表达相同语义的词有更大的实用价值。例如,掌握“生日”、“忌日”、“婚期”、“吉日”等,就会比掌握“生日”、“诞辰”、“生辰”、“寿辰”等能覆盖更大的交际场合。以常用词为收录对象的分类词典,比起包罗万象的断代词典,对外语学习者来说有着更强的针对性。情景教学理论就认为“选择词汇应控制专用和普通的词汇的比例^[7]”。

类义词典以哪一类义场为最小义场并没有优劣之别。任何形式的采用,都与一部词典的编纂目的和功能密切相关,也体现了其独具的理论价值与应用前景。《朗文》与《词林》即是如此。

四、对外汉语教学需要分类词典

由于“同类”性质的分类词典对语言教学有着独特的使用价值,因此有必要编纂一部服务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分类词典。在此,笔者拟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。

既然是“同类”性质的分类词典,最小语义场以“同类词”为宜,并把其他一些语义场,如反义义场、同义义场、关系义场、部分否定

义场、顺序义场等,包含在内。这样,既方便教师组织情景教学,也有利于学习者通过各种义场扩充词汇量。

收词以常用词为限,但收词量不能太小。参考《词林》和《朗文》的最小语义场收词量,每个最小语义场的收词以10个左右为宜。若最低层的每类收词量大于15个,会加大使用者的查检困难。但也不宜太少,否则将加大最小类的数量,同样不利于使用者的查找。

有区别地处理释义问题。要提高分类词典的使用效益,应该有区别地提供释义。“从使用者的方面言,总是希望条目多多益善,不仅词条收录多,并且希望每条所给的内容也能尽量完善。^[8]然而,释义的提供往往要以词条的减少或篇幅的增大为代价,对于必须将一部分空间用于索引的类义词典来说更是如此。这无疑是不便于使用者携带与查阅的。对类义词典来说,释义并不是每个词目都非要不可的。这是因为:首先,它不是“从形式到内容”的语文词典,目的不在于让使用者了解某个陌生语词的含义与用法。其次,从总义场到子义场的层层体系,实际已起到了“类+种差”的释义作用。所以,笔者认为,只须对列入最小语义层的词目提供释义,并简要进行同义词之间理性义、色彩义及用法差异的辨别即可。

附 注

[1][3] 梅家驹等. 编纂汉语类义词典的尝试.《同义词词林》简介.辞书研究,1983(1)

[2][4] 潘庆云.《朗曼当代英语分类词典》的分类.辞书研究,1984(3)

[5] 贾彦德. 语文学导论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6.

[6] 桂诗春.应用语言学与中国英语教学.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1988.

[7] 马相明.现代外语教学方法研究.北京:经济管理出版社,2001.

[8] 鲍克怡.词典——一种遗憾的艺术.辞书研究,1989(2)

(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361005)

(责任编辑 陆嘉琦)